

战旗飘扬

〔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理论新兵·····	阎果治 (1)
红沙河边·····	何生祖 (13)
钟声嘹亮·····	李 禾 (31)
苗俊英·····	刘效友 (49)
特别试验田·····	李益裕 (66)
新班长·····	余振东 (84)
金水洞前·····	李 禾 (100)
跃马扬鞭·····	易希高 (117)
采棉时节·····	何生祖 (131)
春 早·····	汪一粟 (148)
灯 下·····	王萌鲜 (163)
艳山红·····	浩 岭 (185)
红十字药箱·····	尕藏才旦 (201)

理论新兵

阎果治

一

正在农田基本建设进入高潮、青松湾生产队整修西河坪的工程就要动工的节骨眼上，共产党员、理论小组组长康山大伯被请去作了县工农兵理论骨干培训班的辅导员。他一走，可把石锁队长闪了一下，象缺了一只臂膀。

青松湾生产队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建立得早，打一开始，康山大伯就是里头的主心骨。他辅导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实际，大伙儿听得懂、记得牢，为促进队上的生产添力不小。就拿修田来说吧，每次评比都是脑门上顶扁担——头挑。石锁队长逢人便夸：“咱们贫下中农理论小组就是好！”平时，石锁队长有啥认不清看不准的事，就找康山大伯商讨；理论小组发现他工作中偏了纲，也当面锣对面鼓地敲，从不讲情面。真是不打不相识，越斗越感到离不开理论小组，离不开康山大伯。这次康山大伯一走，担子就落在了理论小组副组长刘英的身上。刘英姑娘热情高，进步快，但毕竟还是个毛孩子，总觉得她肩膀还有点嫩，好在大伯还回来，前些时候批林批孔有

些基础了，空几天问题还不算大。

他想了一会儿，粗手往大腿上一拍，心里说：“干吧，凭咱领导生产的老经验，只要领着大伙泼着干，一切事儿都好办。”他走到桌子跟前，展开修田规划图，对着标指着西河坪那个红圈圈，又看看刘英他们送来的那份填平乱草沟大战西河坪的建议书，眉头皱了起来：“胃口太大了！”他把建议书往桌边一掀，自己心里定了个稳稳当当的规划。

出乎石锁队长的意料，整修西河坪的计划一公布，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窗格刚透白，村头批判栏下就围了一大堆人，比比划划，争个不停。石锁三脚两步跑过去，扒开人群走到中间一看，是张小评论，题目是《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批评的是石锁队长的小农经济思想。石锁不由大吃一惊。

石锁队长是个粗石头性子，一碰就起火。他一看这评论，刚才的高兴一扫而光，心想：“好个刘英，招脚动手就是大字报小评论，今天路线错了，明天方向不对头，好端端的把队上的安排捅乱套，叫人怎么工作？”他满肚子怒气咕咕翻，拿起口哨就“嚯、嚯、嚯”狠劲吹开了。吹罢，朝着人群大手一挥：“上工，按计划执行！”

“不行！”一声清亮干脆的喊声。

人们掉过头，眼光唰地落到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上。这姑娘二十刚出头，中等个儿，一对山泉般明亮的大眼睛。她，就是刘英。

这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回乡知识青年，四年来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已经长大成材，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成绩。

去年秋庄稼刚上场，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正热火的当儿，石锁队长思想跑了邪道。心想大伙都加把劲，腾出些人出外搞副业赚现钱，好加入年终分配增加社员收入。于是，就把农田基建工地修理组的木匠抽走了一大半，这事传到刘英耳朵里，当晚回家饭没吃，水没喝，就去找石锁队长。她进门就直冲冲地问：“队长，当前中心工作是啥？”

“修田呗。”石锁不动声色地回答。

“我问你，修田工地木工组丢下现成的工具不修理，出去捞外快，走的啥路线？”

一句话，问得石锁半晌答不出话来。

刘英又严肃地说：“我们可不能光看钱不管线，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朝哪个方向走，当干部的可要心明眼亮，不能瞎扑腾。”

经刘英一番话，石锁自知跑偏了道，连夜赶了四十里把木匠找回来。大家都夸刘英姑娘心直口快路线觉悟高。康山大伯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向大队党支部建议，批准她当了理论小组副组长。昨晚，刘英看到石锁队长公布的计划有问题，便写了那张小评论。为了不误工，今天一大早就领着几个小伙子跑遍西河坪，就地观察，实地测量，现在正赶回来要和石锁队长商量呢。

刘英头上冒着热汗，站在石锁面前说：“我建议，整修西河坪的计划应和社员一块再研究一下。”

石锁见刘英挡他的驾，转过脸没好气地说：“还研究什么，我都考虑百遍了，你们那样干不成！”

“怎么？”刘英带着几分质问的口气说，“填平乱草沟你不同意？咱们要算社会主义的大帐！本来经过努力完全能

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要绕过困难，不敢大修大干一番呢？”

石锁两眼冒火，说：“大修大干我不反对，可削山填沟不是请客吃饭，没有那么便当，靠咱们这百十个人能啃动？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刘英顺水开渠，说：“现在正是千军万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削山填沟改变面貌的时候！”

石锁被这一激，搁在嗓门上的话一下倒了出来：“真没想到，现在队队都在你追我赶，我跟巴巴盼着你帮忙把工作赶上去，谁知你却放过平路不走拉我爬陡坡，你……”

“队长！”刘英激动得涨红了脸，“你怎么能这样理解群众的热情？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么多新生事物，还不是大伙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爬陡坡闯出来的！削山填沟困难确实不小，但可以闯嘛。”

刘英的话里，包含着极大的力量，说的石锁哑口无言。上工的社员越集越多，批判栏前象一锅开水掀开盖，大伙七嘴八舌地支持刘英，批评石锁。

“把川地修成小块田，连老牛都转不过弯，咋跑拖拉机呢？”突击队长石大勇不满地说。

“就是嘛，人家大寨现在小块并大块，大块变平原，咱们还能倒退着走！”

“我看这是叫小农经济思想把眼睛蒙严实了。”

“……”

人群里七嘴八舌，说得石锁招架不住，有些委曲。老实说，石锁干活可不含糊，就是挑上二百斤，腿不晃腰不弯，哪一桩活不是挺着身板带头？如今落了个小农经济思想，他

可想不通。他一甩手说：“好吧，是钢是铁放到砧子上，才能见火，试试看吧！”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二

冬夜的寒风，又悄悄溜进窗口，吹动着刘英汗水未干的短发。

刘英收工回来，习惯地打开《哥达纲领批判》，伏在灯下一字一句细细读着。白天，她和石锁队长激烈的思想交锋，群众火焰般大干快变的热情，一幕幕战天斗地的动人情景，象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过她的心田，使她心潮起伏。她激动得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着。是啊，革命在前进，形势在发展，青松湾不能停步！理论小组有责任帮助石锁队长，跟上这跃进的步伐……

她正想着，门哗的一声推开了，石锁一步跨进来，走到桌子跟前，把手里的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摊，虎着脸不说一句，心里却说：“你看怎么办？”

原来，今天下午大队党支部捎来一封便信，要求青松湾生产队紧密依靠群众，充分挖掘潜力，务于二十五号以前完成修田任务，迎接全公社阶段评比。刘英见他那副风吹火燎的样子，没有作声，伸手理了理额前的头发，拿起那封信看着。看完，抬头问石锁：“你打算咋办？”

石锁队长把大队党支部的信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他本想用它来将刘英的军，却没想到会问到他的头上。这一问，把他刚才的想法全打乱了，他烦乱地说：“干脆，削山填沟的事停下来，反正我们也在干，犯不着抱着头找困难碰。”

“停下来？”刘英吃惊地重复了一句。

“对。暂时停一停，以后有条件再上嘛！”

刘英神态严峻，两眼炯炯有神，她说：“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大家总结一条，就是要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今天，群众起来大干了，作为一个干部，我们有什么权力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叫他们走下坡路？”

“你不算一算，剩下二十天了，现在沟是沟山是山将来完不成任务，责任我担一百你也得分五十！”

“这不是分担责任的问题，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

问题提到了路线高度，石锁气得一跺脚，转身就要冲出门。

“等一等！”刘英猛地喊住他。

石锁回过头，粗脖子红脸地问：“你是队长还是委员？今天我说了算！”

刘英望着石锁，半晌没说话，她感到痛心，一个队长，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谁说的，咱们都应该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做呀！她那焦灼而深重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那本《哥达纲领批判》上。她眼前豁然一亮，跑过去捧在手里，紧紧地贴在胸前，革命导师的教导象一团烈火在她心里燃烧。她激动地说：“石锁同志，咱们一块学习吧。”

金灿灿的灯苗扑闪着，照得屋里通红一片。

刘英打开书页，慢慢地说：“就拿学习这本书来说吧，以前我总认为咱们种庄稼的就是靠劳动吃饭，只要勤勤恳恳地劳动就行了。可是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读了这本书，我才认识到这种看法是极不全面的。”

石锁猛然抬起头，不解地看了刘英一眼，没有作声。

刘英继续说：“拉萨尔胡说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对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它只有同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也许由于过分激动，刘英的脸上亮着汗珠，她停了一下，又说：“在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大会上，你那次联系实际发言，又帮助我认识了这个问题。解放前，你从正月初一忙到大年三十，累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为什么打下的粮食不归你，到头来落得饿肚子呢？”

一句平平常常的话，问得石锁心里沉甸甸的。他，沉陷在痛苦的回忆中：

临近解放的那一年，石锁才十二岁。在一个漆黑的冬夜，大风雪摇曳着石锁家的破屋。妹妹哭着要饭吃，母亲生病躺在床上，腊黄的脸上挂着泪痕。屋里，一片清冷，年幼的小石锁抱头蹲在锅台下，心象油煎一样难受。他站起来对妈妈说：“妈妈，我出去找活干吧，赚回钱给你们买米。”妈妈拉住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孩子，你还小！”“不，妈妈，我能干活。”性情刚强的小石锁就扭头冲出门去。妈妈焦急地呼喊着，漆黑的夜色中，狂风送来时断时续的回音：“我一能一干一活！”

.....

大年三十，石锁回来了。但是，他并没有赚来钱，一家人还在饥饿中挣扎着。

石锁想着，眼泪涌满眼眶。他艰难地张开两片厚嘴唇，说：“那时咱家穷，没有土地嘛。”

刘英趁热打铁：“种田要有工具要有土地。在旧社会，

我们辛苦一年两手空空，根本原因就是阶级压迫！就是生产资料被地主剥削阶级霸占了，我们没有权。你再想一想，现在我们有土地，有拖拉机，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靠大伙的辛勤劳动。”

“光看到这一点还不行，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根本在路线！”

石锁若有所悟，轻轻说了句：“根本是路线？”

“对。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英语意深长地说：“现在我们作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毛主席把土地交给咱们，咱们应当怎样修它、治它、安排它，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里不只是埋头苦干，还有个路线问题！”

刘英站起来走到小立柜跟前，从抽斗里取出一张规划图，摊在石锁面前说：“就拿修西河坪来说，用小农经济思想指导，就会被困难吓倒，小干小闹小手小脚，再过十年也还是这个老样子；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你就能看到社会主义伟大远景，看到群众大干大变的力量，就有雄心壮志，就敢革命加拚命，就能改变山河的面貌。所以根本是路线！”

石锁这个火气十足的人，被刘英一番劝导打开了心扉。他万没想到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竟有这么大的耐心，有这么丰富的道理。他定定望着她，觉得有些陌生，心里想：我怎么没有她懂得多呢？我……。他迟疑了许久，才说：

“你讲的道理我心服口服，可是——”

刘英没有直接回答他，她从那摞书里抽出一本《大寨人的故事》递给石锁，微笑着说：“你把它看看，明晚在政治

夜校里，咱们还要和社员一块学。”

“刘——英——”这时，窗外石大勇粗声大嗓门的喊开了。刘英转身摘下墙上挂着的小马灯，把灯点亮，提在手里对石锁说：“以后咱再谈吧。”说着，风一般地跑出门去。

这情景叫石锁有些迷惑：他们干啥去呢？他带上门，走到院子里，月亮在云里钻动，星星眨着眼睛。夜，已经深了。他朝西河坪一望，几点灯火忽隐忽现，心里明白了大半，拔腿朝前跑去……

刚爬上地坎，就听见乱草沟边，红石咀下传来一串串清脆的锤声。月光下，沟更深，山更高，大自然雄伟壮观。他走近一看，刘英、石大勇和几个姑娘小伙子，正在打炮眼。石锁心里又茫然了：打炮眼为什么不用榔头和钢钎，却拿着石匠用的铁锤小钻？他正在细看究竟，只听石大勇说：

“刘英，你常给咱讲历史上法家革新的小故事，今天你提出咱们试验定向爆破提高工效，也算革新吧？”

刘英说：“咱们是踩着人家开辟的新路走，大寨早就实行定向爆破了，关键是咱的思想要新。敢闯新路子，有不断革新的精神。”说完，又拿起铁锤叮叮当当地打起来。这个理论上的新兵，生产上的闯将，一举一动叫石锁佩服。

又有人说：“这回试验成功了，轰它几炮，定要叫红石咀老老实实低下头来。”

一个接上说：“到那时，西河坪就跑开铁牛啦！”

石锁被这些青年人的精神感动了：原来刘英他们说到做到，为大干大变日夜操心！有这么一伙好青年还怕填不平乱草沟？他心里一热，正要跑过去参加战斗，却听一个小伙子讥诮地说：“哼！别想得那么美，还有人拉后腿哩！队长的眉

头一皱，八条老牛都拉不开！”

这一句，闹得石锁脚跟象拴了块石头，进退两难。去吧，他感到羞愧难当，不去吧，又舍不得离开刘英这伙青年人。

耳边，又是一串串清脆的锤声……

三

生产队政治夜校里，灯光透亮。

定向爆破试验正在进行，刘英安顿好继续试验的事，又赶来参加学习。

刘英，就象三九寒冬的一盆火，她坐在教室里，人们就自然把她围了一圈。一张张兴奋、激动的脸庞高高扬起，聚精会神地听她讲《大寨人的故事》。她的声音娓娓动听，扣人心弦；贾进才、贾成让战天斗地的英雄形象闪耀在人们的脑际，激发着人们的战斗豪情。末了，刘英用清亮的嗓音问：“同志们，大寨人艰苦奋斗，步步登高，咱们青松湾怎么办？”

这一问，象点燃了一串爆竹，引起一片争论声。

一个小伙子象火上加干柴似地说：“大寨人敢与天斗与地争，就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咱这回大战西河坪，是一口吃个大秤锤——铁了心啦！”话音未落，会场里又跳起一个俊秀的姑娘，她眼睛一巴眨，神秘地说：“人家大寨人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咱向大寨人学习，我们铁姑娘队想了个提高工效的好办法……”她故意卖了个关子，把话打住了。人们着急地问，她装得稳重的模样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大伙儿先动动脑子再说。”

会场里又沸腾起来，人人出谋献策，一时好办法、好主意提了一大堆。

沸腾的情景，使石锁队长深受教育。他坐在屋角里，细细品味着这里面的意义。他翻开刘英送的那本《大寨人的故事》，再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来，大声说：“我说两句。”会场里气氛顿时紧张了，莫不是他又要争辩？！

刘英热情地望着石锁队长，催他快讲。石锁诚恳地说：“我向大伙认个错，刘英做得对。这都怪咱没学好革命理论，目光短浅，望不见社会主义远大前程，不敢闯新路子。从今天起，咱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轰隆”一声炮响，好象有意为石锁队长的决心鼓劲。不大一会，石大勇兴冲冲地跑进来，粗声大嗓门地喊道：“刘英，成功啦！成功啦！”

会场里又热闹开了。石锁挤过人群，一把抓住石大勇的手，看看刘英，又看看石大勇，高兴得憨憨直笑，少顷，拔腿朝西河坪跑去。

夜深了，石锁还没有一点倦意。今夜里的事情，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他巴不得和刘英多谈一会。他俩踏着白华华的月光走着，各自思考着心里的问题。他俩一直爬上西河坪的地界才收住步。刘英望着被乱草沟割得支离破碎、坑坑洼洼的土地，深沉地问：“这几年咱青松湾变化不小吧？”

石锁说：“是呀，我们修了梨树湾，治了淤泥咀，……”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现在……”

“现在，你放心，填平乱草沟这一仗保准干到底！”

“那么，以后呢？”刘英又追问了一句。

“以后？以后再说。”石锁有些茫然了。

刘英笑了笑：“不能以后再说，现在就得打谱。革命加拚命，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是世代代要搞下去的问题。毛主席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干社会主义，也要不断前进，要大于了再大于！”

石锁掂量着刘英话的份量，象剥蒜一样，一层一层往里边扒，石锁若有所思：“刘英，你的意思是填平了乱草沟，还要剥平什么山，对不对？”

刘英高兴地说：“对！要继续革命不停步！”

石锁听着，一股春风吹过心头，眼前展现出一幅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新天地：望不到边的梯田，隆隆爬动的铁牛，清悠悠的渠水……

四

清晨，朝霞似火，工地上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刘英英姿勃勃地站在山崖上，挥动着小红旗指挥放炮。

“嚯、嚯、嚯”一阵清脆宏亮的哨音响过，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烟雾腾空，偌大的红石咀应声倒地。刹时，工地上钢钎响，车轮飞，高空运输线上的土筐来往如梭，西河坪欢声雷动，好一幅战天斗地的壮丽图景！

红 沙 河 边

何 生 祖

一

彭松调到了地处沙漠边缘的甘泉公社。在去任职的途中，就碰上了一场春季特有的顶头风。风，吹得人喘气都困难。彭松只得歪侧着脸躲避沙砾的袭击，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往前走。

彭松约摸四十五六年纪，中等个儿，黑红脸膛，眼角上已经爬上了几条细纹，但目光中却闪烁着年轻人般的锐气。一瞧那副硬手大脚，虎步生风的劲头，就知道他是那号常见的农业行里摔打出来的干将。

他正走着，忽然从后面传来一阵粗犷有力的歌声：

……要问我：改天换地的干劲哪里来？

嗨！文化大革命的春风给咱把力量添！……

这歌声，压住了风沙的吼叫，直敲着彭松的耳膜。彭松回头看，是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车座上捎着一个饱鼓鼓的麻线大口袋，顶着风赶了上来，就象一只鹰一样，扑扇着翅膀，稳稳当当地在风沙中飞翔。

彭松不由喊道：“嗨！好小伙，劲头真不小！”

没走多远，那小伙子已经和彭松走齐了肩。他一扬头，笑嘻嘻地搭话问：“风大哦，同志！”

“是不小！”彭松说，“可是，风再大，也挡不住行路的人！”

说话间，小伙子就想往前跑，彭松也紧蹬两下，把小伙子超过去。小伙子再一用力，又超过了彭松……两个人你超我，我超你，立刻形成了一次不宣而战的比赛。互相鏖着肩膀儿，都把步子踏得飞快。

“这小伙子，争劲还不小哩！”彭松心里想着，不由地对小伙子产生了一种喜爱。

小伙子也转脸朝他笑着：“老同志，看架势，你还行哩！”

彭松再细打量对方：高高的个头，墩实的身板，宽厚饱满的胸脯把对襟衣服绷得鼓棱棱的；黝黑的脸膛透着红润，鬓间滴下了几溜泥汗印；漆黑的浓眉下，嵌着一双明彻晶亮的眼睛，唇边还生着黄嫩而纤细的毫毛。看样子，岁数也不过二十五六，是个透亮得照见人的小伙子！

彭松问：“车架上驮的啥？”

“从城里换来的良种。”

“你是哪个队的？”

“红沙河生产队！”

“红沙河生产队？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队的名字？”

“这……”小伙子想了想，说：“老同志，过了这坡，你看看就明白啦！”

待他们上到坡顶，往下一望，嗨，多红火！只见公路向右侧拐过去，脚下是一条宽宽的河谷，少说也有三十来米

深，这不是红沙河吗？往日这里长年淌着一股清清的泉水，如今，百十个社员正在拦河堵坝，坝已快高出堤岸了。两个离心水泵架在岸上，“咕嘟嘟”地往上抽水，白花花的水喷洒到岸边的渠里，向远处流去。再看岸上，在沙丘起伏的刺芽滩里，出现了一块块平整的条田，社员们正在地里劳动。地埂上，新栽的白杨树苗齐旺旺的。……是了，彭松记起来了，过去这里是有过一个生产队，河湾里有一个矮坝，河边是水浇地。文化大革命前两年，一场山洪冲毁了堤坝。后来，据说是把这个队撤了，社员们被搬迁到别的大队去了，很多地荒了，队名也被人忘却了……

“看，这不是！”小伙子跳下自行车，用下巴朝前面划了一个大圈：“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我们红沙河生产队变成了荒滩，今天，我们要重新把它开出来。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方向，我们硬是要建成一个大寨式的红沙河生产队！”小伙子声音里含着一种自信与刚强。他扭过头去指点着四周的沙丘荒滩，说着将来的规划，仿佛这面前的一切都是满地的庄稼似的，他显得那么胸有成竹，满怀信心！

“说得好，小伙子！干得好，干得好哇！”彭松的脸上绽开了欢乐的笑纹。他望着小伙子被戈壁烈日和风沙磨砺造就的倔强的颈项和坚毅的神色，深深地点着头。

“老同志，秋天有空儿，来咱这儿看看——保准叫你认不出来！”小伙子说着，咧着嘴笑笑，扛起口袋，对彭松点点头，大步流星地朝劳动的人群走去。

彭松望着他的背影，忽地觉得这小伙子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想啊想，终于想起来了——